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十七目録

墓表

神道碑

啄鳴文集卷十七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墓表

泰州知州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公墓表

朱公諱公節字允中家越之東武山其先自朱尉里徙有尚主者故稱尉至省元仲英徙郡城五傳為竹庄居士廷瓚能詩隱君子娶徐夫人生公公生而凝異成童日誦數千言居士早世而公已

聘陸處士女家貧一第二妹幼或勸之遂娶如俗
儀公不肯曰喪婚不順也既免喪始受室補弟子
員辛卯薦於鄉連試春官不第聚徒講學為易專
門師弟子多遂最知名者沈君東高君鶴皆發解
甲科為諫議云介介自持未嘗跡郡邑郡伯宛溪
梅公顧見之先禮於其廬所相與厚善者陳山人
鶴蕭承務勉沈叅軍鍊柳明府文結社於息柯亭
修古行業癸丑之北也詔選得彭澤令奉母夫人
春焉邑故好訐寬則玩急則逸山谷間公務以誠

信感移不率始寘之法時倭犯江淮閩楚中震動公出贖鍰繕城又以小孤山為江右第一關請移守備於其所造艘置械峙糧練兵境賴以無恐江右稱多才而彭澤不逮公闢書院而躬稽其程飲食之士類以起嘗大火隨而拜之輒滅為文告城隍曰吏貪污不職令之罪也神其殛我若凶喪火神安所逃責令與神約各脩乃政無爽豪有持吏短長逋稅兼并民者公嘆曰吾安能置豺狼問狐鼠哉卒寘之法而恐乃醞釀矣丁巳擢知泰州泰

本腴州自中倭而主者萃浮蠹與奸市故國逋益多公既勞來之而禁一切科斂與民更始民猶有私獻者閉閤自撾曰吾以信待民而民不信我於是民浸傳語無敢干以私開府以擊豪為政揚之屬械繫三百餘人而泰亦數十人大都景響公以去就爭之卒得讞

三殿之役徵文硍於徐而泰當供百民䕶竄公發鏹及俸餘佐之吏白入覲有際故資之鏹虛此當棄何公曰吾未嘗妄取何妄與也無忝我置矣泰有鹽場十而河淤為疏老東

河達於揚泰壙地百餘里苦旱溢令民每百畝濬
十畝為渠又相地為演武場習民兵儲戰具脩城
垣移兵於周家堡守其隘以備倭居歲餘使者遞
舉之而彭澤之怨起報罷初公去彭澤彭澤人以
陶狄二公共祠公狄公者梁公也亦彭澤令其活
揚州數百人數百人者欲祠公公不許比去泰人
祠之公既歸日奉板輿為歡出則與社友咏觴繹
籥聞以課子徧其室為悠然居而盡畀其父產于
弟曰予兄弟幼同苦猶一人也癸亥母夫人卒哀

毀有加謂越無喪禮乃定制以齋素非在五服數者不飯令子孫守此於是冒風寒為毋襄而甲子三月卒三子應萬曆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賡隆慶戊辰進士今禮部尚書履縣諸生五孫敬循敬脩敬復敬德敬仁蓋曆於祖塋之次者二十有八年為萬曆辛卯而始克葬于王字山沈一貫曰余童時誦公所著策約博雅君子後得其東武山人集讀之瀟灑塵外人乎生平以彭澤自憙不媿矣一貫既三試試吉士為史官供講讀三十餘年與

大宗伯俱而伯子之弟也復相周旋於京師惜中道天大宗伯玉潤金相宗廟之瑚璉旦晚躋台鼎運斗樞勲名光越絕公所不盡用者當在玆也誰謂公終彭澤令哉

贈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常三吾墓表

大中丞常公開府於我渤屬閩宇有戒心餙旄厲鉞而加之以共葢　天子任臣哉比以于宗伯郭太史志狀來請表其大人墓嗟夫隤祥迎祉其先罔弗自明德始贈公諱自省字希曾學者稱三吾

先生五世祖得春從鳳陽從武昌是生旺旺生忠忠生贇贇生慶慶選貢為沔令而有三子仲曰繼繼娶洪雅令賈公銓女而生公有異姿沔公嘗膝而授之書輒琅琅成誦屬之對亦驚人語沔公大喜曰是子旦晚絕影馳矣吾何容容作五斗米吏𢦤遽解綬歸無何聲果噪督學使者喬褆祤張山陰劉內江皆當世人倫宗而遞寵接公謂常生非常生也諸生上者治家法明經已矣搜逖綌古相傳笑為繆迂又直假毫牘奏技無庸聲韻為而方

言嚨嚨繆訛相師以缺咻耳公謂此儒者恥也而吾力足以兼古文識奇字乃依字母作歌予童子誦使之以聲逆詩詩諧韻韻索字四聲七音六書入體曲暢而既也制義之暇好作詩詩倣陶韋不繩削而雋其業若此武昌有勲帥填撫引體尊而其尤横生有蓋而過其門者執之諸生隨而大譁帥恚疏諸生若而人而誣公為之倡以移中丞公實不預也然奮曰帥曲固頤除諸生恥安能首鼠此兎翁於是請學使班班言帥實嗅譁諸生無罪

學使計不可折試之文文淵渟挾風雲學使大偉之立白中丞穉諸生而郡倅李公者因義公掃舍延爲諸子師頃之有以百金求闇于公公曰夫李公義我而吾翻爲不義不可亟去毋汙我公以是謂諸侯門不可遊遂謝歸而方伯湯公之幣又至終不就夫士隱約難爲廉而稍自愛者鳥能緩急人剛難不由我自直非過有如公自直則諸生且詘是我附諸生而今虎益驕故舍曰不預而代諸生取予又振然不膩推此志也肯章皇緯繣上覓

其君而下愧遺其賨汶汶銷聲共惜也淪跡理瘞終不偶於有司而短於三十九也公殯之日中丞已見頭角矣慰其母曰有孫在兒不死廼今果然公懸弧於癸未撤瑟於辛酉終始嘉靖閒而中丞第甲戌理南昌給事刑科兩拜命贈公如其官勳名未艾公亦未艾哉語曰基廣則牖厚神澄則膚滎土沃則實繁淵廻則魚歸自然之恒理非違符之偶數也

贈文林郎福建漳州府推官崇祀鄉賢丁少

溪墓表

豫章之丁自濟南遷五代時廐將映避地於是四世廸功郎仕楫生文質遷五溪質生鉉學于伊洛三舉禮部稱夔天先生語在國史子孫歷宋元德業科第武相接也十九世南溪少司馬以忠當嘉靖間著績留都配余淋人正德戊寅生公公諱運字易昇別號少溪少不好弄長而能文補邑弟子員蘇舜澤司馬蔡可泉司徒先後督學咸題為縕璞七試秋闈兩中乙榜終弗偶癸亥司馬乞身公

遂棄業一意庭闈之事滌牏舞斑不得已有游雖
經宿不能寐謂人子不可不知醫而異於岐黃司
馬公嘗疾公不解帶不交睫者兩月一飲食藥餌
必親嘗而進扶左扶右而敬抑搔之一夕數十起
至骨立猶自力而司馬公竟瘳司馬公瘳而公幾
不勝視其弟其甚愛自幼時與群兒戲弟忽病群
兒眴走而公獨抱持求藥已之若老成人中尤相
勉以樹立曰成司馬公之志弟素豪不脩小節公
陰為之補遺無貶其名故司馬公絶內顧憂而公

辛之日弟親為文累萬言祭之讀罷痛厥誠感之也公既為家督代司馬公主鬯三十年宗人散處無慮數千指而一視公即素驕不法者無敢懟公性廉不以錙銖自污不喜諂諛言不及紛華常面折人過人初弗堪終帖帖雖僕夫販子亦謂丁長者不喜佛觀緇黃輒唾不畏鬼嘗讀書僧舍有物魘其僕公移其臥於前而書一正字於其掌竟不來有大盜兩入其室得公公不改其度一曉譬之盜服去一缺望火其廬去公形求之皆得而筠州

人劉某者為盜所連懼夜以金叩門公笑麾之曰
王石自辨子何乃爾卒直其事無所受鈞人義之
於是梅林胡公開府吳越辟公不就王文成以良
知之說傾天下江右尤盛公造其閫而晚好辭文
清公為人魁梧奇偉聲如洪鐘少病自五十來患
寒辛未秋不起時司馬公及余沭人尚在以養不
終為恨而人謂云無憾年五十有四配封太孺人
車塘鄒公廷器女所生長此周以司馬公任國子
生未官卒次此呂公未亡一歲時庚午舉鄉試後

七年丁丑成進士理漳州權御史今爲楚參知諸孫立本立命立人皆諸生立會立正立兩立參立悟皆幼公以參知初考贈文林郎福建漳州府推官又十年壬辰郡邑諸生千五百人言於督學崇祀南昌學鄉賢祠次於司馬公沈其曰王氏之學要使人復其本心而學者失之丁贈公獨悟其真謂心無事勿令空有事勿令亂故其于錢穀甲兵綜理具周而四應不滯可謂懔然而獨信不然王蘖之懸久矣孰能一之夫不空不亂贈公亦救學

之弊云余以為人當空我不空物而後動靜皆得其理乃稱不亂仲子來防海雄蓄遠而出之以和聞少時卞急公毋舉呂伯恭語㬎之變化氣質吾表而出之使後之人知丁氏寶天先生司馬公後云

孫端峰暨配墓表

孫之先唐有三司使招討大將軍岳由睦州遷餘姚之梅川宋有燭湖先生應時以理學從祀學宮元有山陰教諭原彛桓僞吳張氏命明興四傳而

有忠烈公燧忠烈公子三都督堪尚寶墀宗伯陞世稱伯仲季三泉先生尚寶子四季為公名鏊字文器別號端峰主人通慱士家言摹晉唐法書補邑諸生改郡諸生齒大學時宗伯公為大司成公以猶子群諸冑謹守尺寸後屢試屢詘而諸兄弟遞取捷乃去而讀先秦兩漢書為古文詞東南中倭又去而論兵胡督撫延之幕不受功後謁選為上林丞改良牧典毛屬理所部民事而部民挾内豎不可問公曰上林者天子之囿也若中貴人與

豪為政安用丞乃約諸中貴人訴者為越訴歲辦
牲課毋屑越入羨納饋申國法以示司禮內豎撓
法而司禮弗禁嘗以閹往者丞巡行富家爭邀入
門置酒侍坐以為寵公不許曰安假此曹旁寺僧
歲以端陽作佛會男女襍至公禁之有訟其子者
諭以慈孝遂父子如初有殺人者前丞捕不獲公
至自詣服以公嚴明奉法然非好也常曰柰何令
江上梅花笑人乎通奉戶部檄督浙賦比行署民
尚遮留為定均輸法户三等課牲而竟不容於中

貴遷判滕州公作夢登蓬萊閣賦見志而仍苑職致仕公為人豐碩胸有黑子如芡眉間紫氣徑寸於思尺餘不肯屈於時而款山人野老甚昵自奉菲而於客奢著歌舞絲竹更進以為樂衙東郭臨蕙江作五柳莊疊石為山引泉為沼樓臺軒榭百數畝僅十而逶迤曲折可竟日嬉也卜生兆于蟠龍山枕大江席曠野容邇莊園得從客星游足矣內行脩飭厚人倫日謁家廟乃食出入必告時物必薦事諸兄敬歲時助之推産以業之配陳孺人同

邑眉山人曾祖工部尚書簡菴公雍祖封詹事府主簿文籠父高郵州判官孟莊頎秀智慧多解通工小楷語不妄發宜其姑而居諸娰末又宜其諸娰善持家察僕媵之能出入置手簿課算不失毫髮後多病公載孺人游西湖以適之卒於杭公嘗置妾京師孺人以爲望公遽出之然猶間置閒出孺人卒時有數人公哭之曰吾當以不娶報盖孺人卒九年而公捐館孺人以癸未公以壬辰孺人壽五十八公壽加十子三如游如淅如潢游壬辰

進士浙潢皆太學生孫九人曾孫一人所著有漆園梓金臺梓白榆社草采薛荔咏北遊梓東園湯稿舒嘯軒稿嘯臺咏四明遊覽編虎林襍咏余觀古之建豎者不厭儉确不能建豎則去而逝於趨築山水亦不必侈侈者必有世資非空取而空用之也孫世清白無厚儲而公頗有侈聲世傳王陽能作黃金而有車馬衣服之麗豈其儔耶乃讀公及孺人傳知其費從贏奇范蠡三置千金而三散之昔人以此耗雄心送長日故吾喻孫之有公猶

子產之有子朝子穆皆不得志於天下者之所為

也不可以無聞為表於其墓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後渠

崔公神道碑銘

識癸未余預春闈中士得崔子士檠奇之果文敏

公孫也檠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夫公固守道

不售者貽謀之徵哉士檠為余言公葬未有碑丐

於余余豈能知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

家有大編摹余裒昔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

為之一之令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来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晃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參政有廉靜聲公少負竒弘治戊午舉於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叙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刋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預校孝宗實録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竟録於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脩撰何瑭遇之史館長揖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

怒謂張綵曰翰林盡白面輕薄生銑尤甚宜罷綵
不可實錄成瑾矯陞史官俸一級而調部屬州縣
以練政公得南驗封主事瑾誅還故官李文正當
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
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脩
武宗實錄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
坐東堂與諸生問難為名司成大禮議興江南北
饑人相食公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璁等以獻
議驟遷而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呂柟編脩

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已臆昌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已亥立東宮起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臣王暐言句容朱家巷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以為興王之基失實為罔竟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諡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皭然中廢居洹上十六年折衷群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

稱後渠先生其言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去學左氏現瑋不襲人嘗作述居其略云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掊而動稱唐虞鄙劣與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

宋代有村如梔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更狡而夭況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陋紈綺而衣罽毯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生之患況蜆蛤哉吾見其軀于疢疾而已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洹詞刪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滂舉於鄉孫士棨癸未進士今為戶部郎銘曰黃羲

而前風淳道樸史籀熹文竹書猶邈勳華欽中夫
有受来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遡前斷從此始
若齊璣衡立歲綱紀豈無觭特喙鳴衡行太陽麗
空嘒彼小星云何末年浸以漫憑家則不競召戎
来寵有奎聚緯大興積微迨于曾玄亦或相誰是
無他繇匪褢之故甚精必愚或詭而忤窮經蹈躬
反性完初夫道逗然寧忘故吾有卓崔公中原和
理来儀聖明誨人覸矩動徽洙泗暨於關閩學以
為己仕以為人處時潢汙堅白靡黜天作崧高其

儀有儼徃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逌室經耕史耘乃晚而駕崦嵫載絀顧猶採榮豈其食實道世相喪自古為歎馨則閟諸沚蕙谷蘭是時異者舍王而霸公終不許道無假借王徽猶一霸雜何居漢豈不大終媿唐虞作書滿車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旦我銘公墓不敢為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夏不贊用信来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千萬年来徵斯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前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贈

太子太保謚端肅麟陽趙公神道碑

蓋自王文成倡良知之學而其門多雜得麟陽公

始尊公可謂特立獨行剛而不怒廉而不厲始終

粹白皎然不欺其志者矣余始望公如虬龍以為

不可親而不自意奉容游公著節以分宜始江陵

終比其後又嘗悲江陵哀分宜夫憐者不詆詆者

不憐乍愛乍憎人謂公何而不知此所為公也公

諱錦字元朴宋燕王德昭裔南渡後家于越遷餘

姚至公復家於越曾大父玫大父昺父廣東參議公塤大父父皆贈如公官大母其母諸繼曾皆夫人諸夫人以正德丙子生公性嚴整孫骨自立當其見之所至輒不可奪弱冠補諸生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值邑大侵所活以萬計而巨盜許貴者橫計擒之使者或以厨傳非飭讓公公曰寧讓令勿驚吾民卒不動三年徵為南御史江陰人祀之已而祠毀於倭又改為之至今蒸嘗焉先是嘉靖初江上下有塩盜往來設總兵

於真潤間後罷十九年復設公言國家設重兵阻要害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而未有無事空食者真潤之盜不過挾私販鬻商舶有司治之胡足煩大帥勤二千餘戍徵錢廣募公私煩擾罷之便　上從之時又乏軍興大農遣使四出徵積逋且令入貲鬻緹騎公言齊魯燕趙淮徐間人相食安所得積逋緹騎侍衛王宫典詔獄而令錢虜充朝廷體非大農議非是又言方今戶口流竄宜專遣憲臣充招集使而山東河南撫臣尤宜久

任皆得俞壬子奉詔清滇南軍會元旦日食公曰此陰盛陽微之象也乃上疏極詆分宜略曰大學士嵩怙恩寵以張權假刑賞以圖貨事無大小欲禀承於已人有少違必陰中以禍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希寵干進之徒頌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自以為予奪由已題覆由諸司閣臣不過票擬取裁不知未題覆已受其風旨比票擬兩存其胸臆群臣敢怒不敢言 陛下安從知嵩柔佞奸深竊侯逢迎之巧似忠勤諂諛側媚似恭順引私人布

要地探諸臣動靜而先發制之故少敢厚賂左右具得起居故多稱旨時獻小諍似不阿而不知嵩特取　聖意所不經者稍執以絕疑陽不預事似不招權不知脇制諸司莫敢不從或就　聖意所發直而推之或乘事機所會衡而執之使　陛下思之本發於朝廷無迹可尋故諸司常代受嵩罰而　陛下亦代任嵩咎今內外之事非賄不行百官失職戰士鮮體民生愁急皆以嵩故宜早罷黜以應天變書凡萬言分宜父子大憾遣緹騎萬里

械公陞車者再入坎窞輪過其上不死至則下招
獄拷訊復擬廷杖百頓　肅皇帝聖明引筆抹去
獨除籍而已方是時參議公在粵亟投劾去父子
守四壁酌水春菽歡也居八年喪參議公又七年
莊皇帝以遺詔起公為御史尋為太常少卿光祿
卿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鱗及蘇松
常鎮白糧減耗明年以右副都巡撫貴州土酋安
氏跳梁公宣示恩威得其力以治諸苗之反側者
遷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　昭陵之役屬公

督理公謂陵恩大吾不可屢叨讓其右萬曆二年轉南京右都御史歷南刑禮吏三尚書江陵方秉國公無所阿時風議其得失江陵患之令所厚劾公去江陵卒推南吏部尚書尋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朝士瞻以為趨而楚獄興斥其黨殆盡諸御史益引繩披根所不快者至擬令日去某明日去某某為元輔某某為太宰好事者翕然和之有賀公者曰衆心儀公少默則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大臣由聖簡何物僉䇿得私除乎上書言官論

人當程品業不宜既詆毀乞起諸大臣出視事而責御史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復安楚獄上詔籍其家公噫曰甚矣借嵩為踰而上言曰昔嵩怙寵行私世蕃為奸利　聖祖逐嵩捕世蕃而言者不已至謂世蕃叛籍其家以意擬當如千數而後不副則株連盈之　上以為此真世蕃物而不知強半出他人家且非叛也令憤居正則過其言臣竊料其藏宜不能世蕃十一而恐他日之毒三楚十于江右且嵩敗後閣臣顧患不任事而居正獨受知

不顧患又過懲之後之閣臣懼矣奪其官爵諡號黜子弟為編民已足正罰何則居正生平操切齟斷富貴決裂名教故四方之怨歸實未嘗有異志且受　先皇顧命翊　上冲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惡可泯惟　陛下不忘蓋帷之義所以光聖德全國體者不小時　上怒江陵亾敢言公疏上或為之吐舌或為之側目　上雖未盡從而張氏終被恩得稍觧孔門從祀之議興衆論盈庭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議始定瀚再考加太子

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駕幸山陵再奉勅居守已改兵部尚書總憲如故丙戌計外吏公欲有所激揚而會魯太夫人訃弗克葬于姚六年而復起為刑部尚書再辭不允方就道而三疏之次蘇州疾終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錫祭葬使使者起墳謚端肅焉夫人尹氏無子副周氏生子淳御南京刑部郎中葬蘭亭之妻家塢余嘗謂學者乎情于好惡之難見善人而好之見惡人而惡之塗之人盡然何必君子所稱君子者善惡之等萬而

善善惡惡之等亦萬稱其情實不爽錙銖而後謂之平江陵之獄欲縱之與欲深之者其心非盡公其事非盡平而不欲究之者惟公一人若分宜本公所戟手怨又骨髓也而猶白其子非叛撫貴竹時見分宜厝道旁為之咨嗟徘徊屬監司護之乃去此豈以好惡柴于胞者耶此其好惡豈為分宜江陵起耶世之學者一好之終身不忘一惡之終身不忘嗟乎得趙公天下不足平矣嗟乎余又恐眛眛者謂余以趙公之憐故相而稱也則愈悲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諡文端對

南王公暨配李淑人神道碑銘

余與公同舉戊辰讀中秘書官詞林供事講幄甲申冬公入政府而後十年余待罪蓋出處略同此心而彼晉矣公議冊立不合去然上從造膝來稱公端人早登延大用雖去未嘗忘余欲銘公而汍瀾太息不忍者久之公之初奉廷對也制策以時政機要爲問問出江陵閱卷時與化顧江陵機要云何江陵曰機在用人要在責實而公對獨中

棨興化大善之擬首已以太着置第二會　先帝
手拔三卷居前而公遂為二甲第二選庶吉士庚
午授編脩實録成擢脩撰乙亥充經筵日講官故
事日講必尊宿老儒而今　上典學勤江陵乃超
用戊辰戊辰至是纔七年而脩撰直者自公始編
脩直者自余始然余等皆伉節終江陵世雖勞不
遷壬午公始為洗馬為庶子踰年為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掌院事甲申領教習為禮部右侍郎改吏
部其冬　上手勑改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内

閣參機務與太倉同麻而拜于是去癸第甫十六年縉朝寄晁早自嘉隆来獨吳公與公耳公既蒙被非常益慷慨冀一當諸奏對票擬多所贊助時奉召對以繼毋景喪歸廷議請補闕不許巳丑行人奉詔以禮部尚書復故位　上久輟朝講公至三月未得見而章奏多留復不豫建　太子公以為時政無急於此因萬壽節疏請見舉三事言上為感動視朝而公方待命不入　上知之再御門見公明年元日　上開毓德宫擁　皇太子於

滕召輔臣見諭以保愛至意公同吳歙太倉三公以冊請四月復以灾異同疏應天之實而公復獨疏謂臣来浹歲嘗陳天下大計不宜與諸司章疏並寢又言臣無狀不能導主德于緝熙保聖躬於元吉大本未定隱憂更多因自劾 上遣使敦諭彊起之已同三公合羣議請冊有詔切責三公皆引疾公獨在直請諭三臣出首輔出而歙太倉章尚留公曰 聖諭甚明宜趣二臣出與首輔擬冊立豫教之期 上乃下二公章復特諭冊立出閣

十歲後並舉公遲之再請明日中官李浚宣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無激擾明冬行否且俟十五公喜事之有機也第口宣不可據乃擬傳帖進堅上意而復語部科疏之　上猶持初議責置對奪俸明年秋主事張有德以造辦請獲罪時太倉公已省覲行吳公又在告公懼成命遂渝亟與歙公引諭旨諍之具三臣名　上益不懌責輔臣附和更遲冊三年歙公從此罷歸公言臣與國一體國令所請臣所傳也國具揭臣實從恿之則臣誤國

自臣傳諭以来部科諸臣踵得釁誰實宣之而令若此臣又誤諸臣且　聖意已定而復搖言期已屆而復改臣誤社稷乞與國俱罷報聞吳公亦遂乞身去〻獨以一身處父子君臣間周旋調護良苦念終不得之於　上固求罷手諭攜藥餌扶掖入直公不得已復視事因請耑使促太倉公還朝而明年春科臣李獻可等復請豫教降罰有差公謂言者違得罪禅犢益多封還御批請寬言官臯上加斥杖而別旨謂公希名公云名非臣所希也

而非敢棄臣所希者期 上為堯舜而臣為堯舜之臣若犯顏觸諱抗爭被譴何名之可希必不希名將使臣固寵持祿闚主違而莫救睍政亂而弗匡國家何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阿諛若許敬宗李林甫是九廟所殛而萬世罵也科臣豫敎之言非謬譴呵一出遠近沓譏讒搆將興隱憂方大臣若洪忍苟容則汲黯所謂阿諛承意陷主於不義辱朝廷者臣安敢蹠四 上不報在廷為之震慴而公益悱惻久之 上度公終不可留乃因廷

試辭讀卷聽公去盖建儲　上意自定第重發而疑者日紛故公亹亹為　上精言之冀絕釁萌天下因公之去益不能揣摩而後二年　皇長子出閣講學辛丑正位東宮以　上未嘗不用公言也公為人温厚和平喜愠不外見余嘗比之韓魏公而猶露朔氣于英主前事幾相激夫何可定建儲時余為請存問上欣然從且任一子中書舍人聖主至德可不謂天遠春盎哉公嘗分校禮闈主武闈教習庶吉士兩纂脩　世穆實錄士出其門者有

師法循史據事直書無骫筆居政府特大體武弁群而譟大司空或謂黨衆不可問公謂武夫廷辱大臣不法何以為國卒捕治奴有私乘驛馬撻之不少貸家事治公雖浩然長往然愛君憂國不衰其表謝存問也拳拳以罷礦稅起遺逸為勸所貽余書毋一非法言不及私盖余輩自傾盖至今類若此為文不屬草腹定不竄一字考經據典而文理具備嗟乎古所稱社稷臣極誠毋貳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真其人哉而彌天鴻業徒贊一大計他

人之賢者及此為幸公則未能萬分一含德而歲非余始望悲夫公諱家屏字忠伯别號對南其先太原人徙居鳳翔還雲中居山陰遂為山陰人七世祖顯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得林生冲冲生縉知臨邑縣事有惠政縉生黄坡公朝用黄坡公生石溪公憲武是為公祖若父皆贈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祖妣趙妣韓梁景並淑人公韓淑人出也北邊以武建雄資為豪而王氏獨世世長厚好文學積源流慶實天生德執政三載當書考而

拂衣故贈未逮臨邑祖父母妻不益封未任子元
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女未廟見卒累贈淋人
繼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淋人李淋人性勤敏佐公
事二人一切倚辦旣貴猶布素人以杜氏緑輿方
之公不得志懷歸淋人輒贊決卒後公每誦室無
菜婦語而泫然也公生嘉靖丙申卒萬曆癸卯年
六十有八李淋人生後公一年而卒先十年並葬
棗乾之陽丈夫子八孫六曾孫二求余銘者長子
孝廉濬初與其弟恩生湛初賜贈諡祭葬有加邉

遣司空之屬將作復任一子符丞銘曰天生聖人
為　萬曆皇有赫中興爰昇上佐傅之八翼捫焉
而升西清燕閒誦說虞周可咸可登在天左右跣
而視地其直則繩宗社大計萬喙合鳴扣閽莫應
公為史丹伏蒲引義涕流濡膺臣謂明主可以理
奪非間可乘言而見吐臣臯靡原無羞凝丞□　天
子癸之雖游赤松翼雲飛騰前耀輝煌鸞書驛來
慰余股肱雖不久留猶身覲之丹心有憑聖渥天
悠臣謨日皎振古無朋我勒銘詞羼牲之珉永公

之稱寀寀千載訊筌與寀將茲焉徵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晉川劉公神道碑

上所簡任九卿得　先帝戊辰多豈秘省之儲從秘省出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發東阿為之狀山陰為之誌而以賜阡之琨屬余自余預機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也公既繇常吉改兵垣用婁非謫蒲丞徙知盧氏萬曆初召補西曹調民署

乃僉豫臬參議關中督學我越中歷齊楚潇臬長
晉中丞撫保定已恊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
里久之以河決黄堌起少司空兼僉都明年上功
拜尚書歲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姱節
懿行未易縷數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寇
爭疑獄司寇予死比公傳生議司寇不能從竟以
失入譴而人始服淅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尅核
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為毛舉所甄拔皆一時
秀髦在西輔適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

旁午公外調兵食內理荒政是歲也饑而不害慱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剿公曰不然好則人怒則獸草薙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 上以公宿望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丘虞城以下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國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閘壩增卑倍薄延袤若干里不淹時告成 上嘉賚晉秩廕子於是有二湖之

役二湖者邵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者虞溺公闢裏河避之行旅無恙于是又有泇河之役泇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于河也公排群議躬開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恂恂長者至講畫大事不惑于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泇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產耻言錢穀而行河經費指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萬泇七萬春鍤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為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

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病既篤乞骸于上不許則從床簀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為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于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也公之後河議築舍王家口之成効而益歷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為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晋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

坪曾祖文住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母牛淑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淑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藹藹吉人維國之楨維岳之靈秘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聲嶽嶽鳴為陽鳳斥為仗馬誰為為者逍遥如往即丞即令不容何病迺晉爽鳩迺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我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輦轂之西是栟是飭保障馮翊銓衡重寄特簡以貳山公啟事

奉諱而旋　帝優其邺人跂其出河伯不仁黄涸
為墟廷論攸歸召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
魯之蹟其涂可闢既奠二湖浮洳其期胡不少須
鞠躬匪躬古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
世何思何慮國評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
其碑採彼輿議風于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
少保琢菴馮公神道碑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青之臨朐人萬曆丁

丑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脩歷禮部尚書兼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内士人識不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　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嘗薦者為憮然云公天質奇瑋氣朗朗絶塵學無所不闚期于致用入史局益究心我　列帝典謨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說治本亂萌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為侍講宮坊時或議開五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他日有閒而擅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

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爭直謂左庶子馮某語臣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微獨多殺傷士且恐水壅猝難自反即以雄鎮百萬命易數賊首未稱得計矣雖外艱家居聞朝事有不可輒憂於色西虜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不問內備而亟挑釁為所與諸制梱書權關右雲中上谷

緩急甚晰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曰
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
假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
經略邢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
乃成耳倭既遯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
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可謂非功即有所亾失詎
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隃度懸中者其在吏
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
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書其需次

之俸而揭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署不及公謂京考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服人心疏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通言微語作轉旋 上諭及君臣一體則為群臣引咎以徼動之楚璫陳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逮者郎以推勅降官被詰則言今選曹不易為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譴職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 舍不預事者而因備列數

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敍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
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為霽威將舉三
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詘欲
改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
言遣戶曹郎輦運餉四萬金出都遠以便宜止之
而畀司設禮遂成因言　上以大禮成歸功　聖
母親朝長信宮加徽號事親至孝顧持此事天軫
郊祀之禮　上勞之云其須三殿成壬寅之反汗
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聖德光而復晦

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信之亦恐
瀕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哉復以宍診三疏論中
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許魏中丞
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
忠者搢一令宜調高寀者輓一藩使可巡撫公言
此輩何知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倖既墨敗緣稅事
希復留公制其籍粤璫李鳳為其翼豎營貲官公
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遺璫乞
關防至再公固毋與　上廼以牙章代之而佐銓

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讒死白其寃與卹典麻方
伯溶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相高公
拱有款虜功卹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
建文君祀議廟之于 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
罷恭庶長子封奪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
行無虞中格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
簀時猶刪其嘗所草牘而奏之比于尸諫遲明度
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
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爲報主承先者晷刻在

處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捐成心厚集君子之朋乘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信于 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啟竇必也至誠至公息爭絕嫌疑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公為先別白是非為後誠意感通為先犯顏觸忌為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為艱鉅輒諉噫此真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哉斯人之早世也大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為之碑銘曰方公誕時於鑠有徵衡火曜闈毋也寤興王翼

曰噫覩寬而絳稱宋魏國昔於来降禨斯瓌寶肇
叶嘉名誰能叶之實韓載生煜㷸五雲著祥臚句
蔡閣蘭臺亦兹早遇若韓獎草公乃積誠若韓决
策公乃不䕶若韓籌邉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勑
用正長流深瑩渟乎厥神高山大岳巃乎厥真謂
稚圭誰吾用韞是来去一身曩今間起孰氏爾韞
宴位與年宴位與年人胡却前我書豐珉旌此靈
域重来何時祚我明德
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累封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文塘蹇
公神道碑

蜀有僉臬蹇公封右都御史以萬曆丙申之孟冬乙酉捐館時仲子理菴公方開府薊遼也請終制上推恩予祭加遷給少府金錢葬居數年理菴公再開府薊遼晉大司馬貤贈公而屬余題其神道之碑夫世至嘉靖末嘗一太溷矣賢者仕于其時多不得志而天不其然賢者必伸不於身亦於其

子孫吾固知豹隱之為龍變也公諱来譽字子志更字子脩先世楚監利人入明而法興者隸重慶尺籍七世為贈尚書公廷相娶姜夫人而生公嘉靖癸卯領鄉薦第三人于時贈公已下世公從錦城歸不之家之墓所告叒閭里傳其孝三上公車庚戌成進士出青城毛太史門而先是大司成孫文恪公扳公於多士中為之易今字蓋已聲動長安試政於西臺大中丞余鄉屠公異之擬為御史公矯矯亢節不肯下栖臣子請就恒格得武選主

事守典常有千夫長請髹函金於茗餉公公置之法用是毋復苞苴其門者晉職方員外郎出為陝西按察僉事治兵屯兩院交薦異等會以天變計百官齮齕者緣柄臣子意謂公為郎時嘗市其故同年方選郎宅豈誠廉士哉顧此公拮据義舉而更以謗也不買宅也者患無以中公乎左遷蒲州同知署臨晉縣察廉晉臨清知州州歲大祲施賑多州故為估客聚凡羔雁之貴取資焉甲子當入覲吏用例白而公大駭不可寧垂槖入都門也亾何

晋南車駕員外郎踰年廣東僉事備兵惠州曾一
本起議剿而公謂粵人苦餉此一折簡足辦撫之
便議與李中丞左按劾免而太宰楊襄毅公蒲人
也善公之治蒲特從雲南再推叅藩又以南曹時
與鄒司馬議左歸矣盖仕歷二署二州三臬司倅
飜外無長物產可中人從此掃跡公府與其鄉大
夫劉中丞馬太僕徜徉塗山巴水間理菴公業通
顯時時緘祿賜又斥以贍族潛如也劉中丞殁所
後于同仁為族人困急公百方定之同仁有獻于

公公笑謂吾自為義非為德毋令我慚生平内豈弟外無緣餙落落難合然去後常見思撫其弟来頋来違為營貲産畢婚嫁訓理菴公大指如其所自循者督勦遼每詔書戒貪功曰枯戰士骨以譽佩其子孫罪也非福嗚呼廉吏可為不可為哉囘翔中外二十餘年屢失意當塗按老林壑不悔有子為名卿又戒之恒抑不敢尸廉吏烏不可為也吾知斯阡致大烏矣公之封加於其身所為官者四一平陽知府再大理卿三右都御史而竘為尚

書年七十有九配王氏累封夫人與之偕葳銘曰
擁轄而出肇敏戎功韞而葳諸以厚其終授紱而
歸既膺繁祉槖而遺諸以開其始廉者不受受天
不廉人之所畸天之所兼唯德能膏開其子美膏
之浸流寧啻千里鳳山之阿豐碑峨峩有傳者書
予言不磨

邵武府知府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越湖邵公神道碑

余友于邵世忠所謂莫逆於心者也居常相期奨

王室而今已矣世忠嘗欲余碑其先君之墓余諾
之而補為之公諱德乂字原可祖宋康節先生蓋
自先生三世為徽猷閣待制溥從南渡家於杭七
世為新昌令溥家會稽十一世為奉化牧子泰家
餘姚從子泰六世為金谿訓導珉生文達是為贈
司空菊莊翁翁娶朱宜人生二子長德容甲戌進
士兩宰廬陵貴溪擢刑部主事伉直左官次即公
受大戴禮苦學贈公憐其弱禁之而誦如故病疝
二載且病且誦後疝已嘉靖甲午舉于鄉五上春

官不第己酉公長子垔亦舉於鄉同上計又不第
謁選六安知州六安者即刑部君所嘗佐者也公
習其政而加勤日聽數十訟無留訟州之人有丘
公者方守寧波寧波與餘姚比壤而丘公嘗折節
公丘公子横里中侵人地人訟于公公跪之庭而
譙之曰吾與若通家道義相期望若亟還彼亾效
豪子弟爲也卒還之自是州無敢横奪人者其他
興學校表節孝明保伍脩水利清浮詭省供億裁
冗役郵里甲亾不秩秩同邑御史大夫麟陽趙公

之不私也親巡其境亟推轂以風甲寅轉右軍都督府經歷人以為不酬隨改工部虞衡司員外郎監寶源局鼓鑄精工奸弊為釐丁巳轉都水司郎中督理通惠河時三殿工興吳楚荊蜀之材銜尾行涯中大司空豐城雷公器公是歲倭薄餘姚餘姚民夾江而居江以北為城江以南民廬爾是而學宮倉廩在焉公與小傅呂公計言於上城之倭用不再来滿考陞邵武府知府至則開閤立科條與吏民約民困守藏之役蓋郡寮皆倚辦于歲協

困公令守藏者毋供郡寮直指因下其法于七郡
咸視邵武諸郡由是嫉公而司理吳其尤甚先是
倭犯邵武至太寧殺一簿一指揮庚申徵廣兵来
道出邵武光太間公曰廣兵悍無律而光太未城
可憂也請城二邑而太寧令憚經始不可公召其
人曰父老得徵受令旨偷安便乎得徵患畚鍤鎛
彭鉏斸之不具乎吾為汝計不括民一錢皆以官
帑募人為耳三月而成廣兵果猝叛無所掠去民
始歌之在郡二年庶幾德禮長者而吳司理中之

直指列考察疏中太宰安陽郭公知公賢而奪于
分宜子之不譽聽父老歸之日田廬無改於舊而
刑部君年益高家益貧則以其有無共之巢子姓
談經藝論時事敎訓行於家故子孫遞興世忠與
余舉進士讀中秘書既衣繡行吳會間別余曰家
大人有積仇深恨於吳柰何盖吳司理雲間人罷
官家居公居常切齒世忠以為憂也乃世忠將之
部便歸上謁公迎謂曰御史奉三尺法行天道昔
人有言人有怨於我者願我忘之人有德於我者

韻我弟忘之汝知之乎毋言吴子世忠喜奉教抵部則吴之仇紛來告而世忠悉弗問且為其子雪他枉吴人怪之久之乃知公之命之而翕然稱長者公孝弟篤行執親喪盡禮兄弟無間言居官所至見思或立祠或頌德云夫人吴繼張側室王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有丈夫子八型饒陽縣知縣璧諸生陞太湖縣主簿陛司寇公世忠垈諸生圭鄉進士堤堝皆諸生孫十六人曾孫九人人謂之玉庭享年八十有五邵氏訓導翁八十贈翁九十二

刑部公九十四稱世壽云邑之冶山在穴湖桐之間公之父葬於是山中有丘為公夫人吳與張之墓湖之北有山翹然秀而與夫人丘相望不百武者世忠以為佳而奉公窆焉葬之日為甲申九月

沈一貫曰余嘗亟見公公雖老矯健行如飛語直截張口見心無二言生平甚勤居無一息停稍間走他家問其舉事某某當如何而譬畫之故其居官官辨居家家理不恃人一物而不負所讀書終身不忘性不能容人過常面罵然好善無問識不

識擧節歎賞不念舊惡所謂古之遺直非歟身享大年子孫貴盛固宜銅梁張司馬之稱公也謂公具四德余何能間表其墓以詔後人

行人司行人累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芹泉馮公暨配封太安人累贈夫人蔣氏

神道碑銘

語曰樹德務滋此言何謂也善樹者不倚一漑其榮幾何重陰窨膏沃條浸枝葉相承積朝累時而後其興也勃然故培其根不達其枝無沾濡之

勤而冀德之能厚我末之見也以予觀于馮而徵其滋德厚哉大宗伯之生非偶然也天將寄之以國家之重也端淳閎奧抱忠持公自頃入朝典銓典試天下之士交慶有所依儲位尚虛也而時時惠臨余教之以所不及珠璣字與珠璣淚交萬行下余獨知人不知知也若乃考典酌宜才贍知足又其餘矣今臨朐馮為天下才士藪而盡發祥于閭山公自余公車時覿海浮公於京口後少洲公典我兩浙文衡而余又與仰芹公同舉南宮乃今與

大宗伯同林生得納交於諸馮傾蓋如故而白首一日也可不謂幸焉閭山公諱裕某科進士官至貴州副使芹泉公諱唯重嘉靖戊戌進士終行人海浮公諱惟敏某科鄉進士終保定府通判少洲公諱惟訥亦戊戌進士陝西布政使仰芹公諱子履余同科進士河南叅政而大宗伯琦仰芹公子戶部郎瑗則海浮公孫也歲壬寅　皇太子正位東朝上徽號慈寧宮於是芹泉公仰芹公皆贈大宗伯而大宗伯將奉寵貤賁丘隴謁余為芹泉公

並夫人神道碑余以是感天道之不爽而欲勸天下之積善者得無言公字子威先本青州人洪武初徙實遼左至閭山公貴而乃去廣寧歸臨朐習山公有丈夫子五長治泉次公次海浮次少洲次莧泉而公少英穎十歲能文章讀古人書所當意輒手自蹤記弱冠補廣寧生傾其曹歸齊又傾齊中生齋魯文學天性而翶從遼來者稟學屨交錯于戶也既侍閭山公之白下又傾白下生若許石城邢雉山諸公無敢以鴈行進者慱士業之外有

餘力為詩書法遒逸嘉靖甲午薦於鄉既成進士授行人明年肅皇帝承天奉命告湖湘馳傳蒸溽中至廬州而病疽守土者咸悲且歸家治可活也而公固謝不敢委王命於草莽寧死公知死所矣春秋僅三十有六而是時蔣夫人方舉仰芹公於邸中駛步報公未至而公已卒夫人慟欲死以呱呱故不敢死公家雖積貲我尚食貧夫人歸則手拮据為朝夕計脫簪珥以資子而所執脩脯皆自機杼出夜則篝一燈課織因課兒讀語未嘗不

稱安一公勁使之堅而卒成子進士試方城令稱良吏人為之悲稱吾郎潘臬秦晉所至有聲可以徵夫人之教也御史奏進亡特以毋節于朝詔旌其閭為郎時贈若宗以而封以恭人又十年而大宗伯以太史持節過家[illegible]若孫鐸聯軒冕奉觴為壽夫人始色喜而念公之不及也則歔欷罷酒夫人後公一年生其卒也後四十有七年或不足於數或有餘於數脩短有間而總之從甘茶集蓼歷生人所大不堪事而後乃高明大閑也夫天之報

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德積而不知者天人也行一善輒操而責報于天責天亦太詳矣而安能達天善之大者遊於善之中而忘其善若魚之遊於水而忘其水也故魚以縱水為樂而小沚無巨鱗善亦猶是故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衣視其裔公沒於使夫人立孤而有衆知為之子又有大宗伯為之孫大宗伯方將益滋以繁蒼生此其先必任心所觸任口所言無之不善而後有此何稱家慶實乃國禎可喜也狀又稱公幼與台泉公

年相若也而師事惟謹長而豐頤脩幹譚傾座客而不以能驕人洞夷無城府見者驩然若飲醇終不箕踞邊坐醉則起飭容滌器更爲峻整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弱冠時故青河令蔣公器之曰非凡子以女女焉甫逾月而閶山公謀南還閶山公配伏夫人念新婦之歸寧不可期也以爲難而夫人曰已奉父母教事夫子惟舅姑命於是盡室行逮公得舉從家宴閶山公泫然思顯閶之阡而時虜數入行旅阻絶公度關而東馬上左右視烽火隱

覆而行月餘始達展拜除荊棘築垣刻石省外家而還此公與夫人去采遼齊之跡亦足見其一斷大義而勇從令以為孝矣系之銘曰泱泱海岱大風之遺孕發祥靈文昌陸離幼安去遼季和開里唯公白眉於焉鳳起動禮靜法郁堪人師造對大廷羽儀天池載馳載驅不辭鞅掌無辱輶軒何慙玄壤有嘉淑儷栢舟之貞之死如飴而孤在繃立孤實難既弓既冶旌書封綸紛從天下於戲樹德自根流枝豈惟流之累世其滋俾茲枯孫延昌以

頑北門振藻南宮曳革帝唯汝賢冀予拜貞三錫
龍章以賁爾祊方茲倚毗方茲揚顯日光月大靡
幽不闡慶餘惟積天實有知謂易不信視諸豐碑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少保兵部尚書瀾西李公暨配封
淑人贈一品夫人吳氏神道碑銘

蓋長垣有于田李公國家寶臣哉膺急屬膺夜郎
急屬夜郎而河急復屬河互急互應有饒餘夫雲
搆之材非一時之植也停毓深而封埶茂矣于田

以其尊人狀來曰表其實而加藻焉惟惇史之恩不佞之儀于田也自甲戌孫文融言之而未之暇朝夕也比不佞預朝政則于田上遼功遽告歸播孽起不佞與田大司馬汪內于田在外蜀去京師萬里而兵事亟不可以待報然于田之所規畫奏奏無不可而余與大司馬亦每每先時取旨待于田悉符合聲氣求應故不勞而成功于田奉父諱歸初禫會河決求總理　上復思用于田于田乃開泇以成漕而復奉母夫人之諱於是錄播功進

于田少保兵部尚書推恩三代如于田官官其子錦衣衛指揮使世世勿絶余乃從而銘之公諱棟字良材别號湖西子李之先蒲人國初從長垣治蒲而李為之望璡生公度度生鐸鐸生綦綦之季子誠盱眙丞生贈公繼古是為公父盱眙公贈公令皆稱贈少保公然難為名今稱盱眙贈公及贈公云贈公瓌姿容饒大節李氏故雄于貲邑有大繇必先及而盱眙贈公五子率畏巽自逸贈公以第四子主辦出入于邑庭邑中户以下率受指而

年甫三十豪飲卒時公方七歲耳呱呱泣而母張夫人不忍其讀休之長始脫身從外父吳公游讀輒了大指吳公方以為快而會諸父析箸於是受薄產母張泣公曰夫男子所患豈貧哉猶有負郭田二頃不為貧乃棄儒而循於茅乘屋播穀之業輒倍收舉于田兄弟知其非凡子請業于母母曰若祖故太學選士也我欲以其遺編屬爾而爾後時矣之二子者我相其讀而爾力耕可哉公乃以二子侍母于邑而之田時時來視甘毳分其餘二

子訓之曰爾能代我儒者是能代我子者終弗儒者是使我終弗子也于是二子咸奮而于田年二十一成進士為嵩令之官强公偕不可乆之一往而得其所為治狀喜孺子勉之吾廼令一意歸為農不者且戕我汙邪于田跪進其俸錢則又云孺子無念我我田亦有餘也既于田滿三載封公文林郎冠服輿馬御即函之屛之一當鄉飲酒禮為大賓輒謝不再而壬午又進封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郎中是時母張夫人春秋高公斑斕膝前病則

露禱身代而卒之日哭泣過杖乃起至性如此于田之為學使也痒而請歸公報曰惟力是視不能者止而會以太僕召不果及建中丞之節以撫遼又請歸公則曰東氛惡豈有節使而言私于田乃大破虜于鎮武堡斬首四百獲橐駝馬數千 天子嘉焉晉兵部右侍郎贈賜祖封父錄其子世世錦衣千户公嘉而貽書于田曰 天子使田舍翁為夏鄉小子何以報於是于田度公終不聽歸而以病請于田歸公亦不怔從此不復問家人業獨與

邑中耆英結社立二子侍酒居一年所而播人反天子就拜于田總督川貴湖廣軍事于田重違親疏辭而　天子不可欲再辭公不可曰君有急安以親為解吾徒飲恨不偕赴軍爾尚何云于田乃之官時賊已南破黔飛練北殘蜀綦江殺二將張甚公雖知于田辦賊于田亦自言鼠易捕顧須一歲所而無如流言謂賊且有西南江左中原悉登陴公意不無動遺書好為之勿以賊遺君父遂漸減食嘔血不能起病革家人或覓之曰羽書來已

臧賊公蹶然起曰審乎曰然北面連呼萬歲者三而卒訃聞　天子重于田去軍俾墨縗從事而後兩月賊平殊恨不及公也公性莊寡色笑故舊雍雍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至為德于親黨如恐不及貧而受廛與受衣食者相屬而察族子之材不材調給之或食賈或食力人人各意得不言人過居恒念耳可聞口不可言又戒殆辱之耻言人滿則天概之不爽所寄于田家書悉可與人觀斯不慚衾影君子哉春秋六十有九配吳夫人父即

所授經吳公者太學生夫人與公共輓鹿門饁冀野賓客終始如一日世稱駢德欲美至是從于田官卒于濟寧郎中公之卒 天子念功厚賜祭葬有加遵謂之希有二子皆夫人出長雲龍太學生先公一年卒娶邢氏繼孫氏王氏于田其次名化龍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工右侍郎先總督川貴湖廣軍務後總督河道今留少保兵部尚書娶王氏女二唐志雅張一驥其壻皆鎮撫孫男四不矜聘御史崔君邦亮女不伐聘崔景福女不溢聘

其女俱雲龍出不矜為于田後而于田復舉子不盈聘通祭王君永光女孫女六所字為秦兆琳田景新王統成其烝崔亂茂統即通祭于亂茂崔御史景紫于其烝鎮撫一未字俱化龍出墓在城南魏村之原合葬焉銘曰仙李之遺瀨鄉隴西有喬一枝茂篤之祐孕此叔虎既文且武曰孕惟何白首不磨雙璧孔嘉文武奚若稟其庭約靡試不爍威行東鄙群旃嚙指毋飲蒲水西氛匿日往夷其窟銅標碇律支祈四走縶如羊狗漕駛萬艘疇教

之忠嚋尸之饗惟鹿門風挈三大事於臣無二累
葉之締參爲典旅閥閱其府以耀先祖二老之歸
帝聞曰噫加遷斯宜言美之櫝言鬣之馬屬將作
者在城鬱佳九命之家麟藪鳳阿我鍥其石而標
世德有萬無極

朝列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陽谷南公

墓碑

南公卒明年子太史師仲以王太史圖狀来請表
余雅嚮公而公仲子余所進士今太史又有一日

知夫何能讓公諱軒字叔後陽谷其別稱也故籍
河東徙蒲城其再徙渭南也自公五世祖安義而
贈郎中金為資縣學博則南始興贈公有二子長
大吉正德辛未進士守紹興府次逢吉嘉靖戊戌
進士山西按察副使此關以西所稱二南者觀察
公配李恭人誕公有英骨年七歲從觀察公南游
講德王文成之門稍長力學汎濫詩賦古文辭補
博士弟子同舍生毋敢與均席丁酉舉於鄉癸丑
成進士讀中秘書隨以毋喪歸服闋授比部郎為

諸公所器改銓部三年晁封父毋及配裴安人先是觀察公以備兵代北中前守保寧時蜚語嚴公上書願得推恩用原官致仕而贈毋李恭人　天子褒憐其意特許之因著為令晉考功員外郎值大計攝郎中時分宜為政而夏子開者其姻婭也為太守沓而貪公斥之以其故見銜守司勳郎數年不調徐文貞秉國始典選稍行其志太宰某復脩郤嗾言者中之調為南考功公既伉直齦齦不可朝著間又念觀察公年高請終養不報甲子分

校秋闈得名士若而人尋晉四川憲副所治當鄣置軍伍持大體而已不毛舉土司黃中負固于支羅扞邊吏公以兩臺檄勘治之奉疆索旋攝學政蜀人士大悅而前太宰之黨尚不醳左公官遂棄而歸侍浣滌廁牏暇引帷中弟子誦詩說書詠先王之風樂也如是六年而今　天子御極起知壽州五月倅廣平僉憲四川分巡川以南川南酋多不法公操三尺御之伏不敢動亾何懼觀察公喪服闋待除而王少宰挾氣猷恫蔫紳銓曹驕飲公

岍然據上坐不讓王以為嘸漫之曰公前輩固應爾公曰我前輩誰能為後輩一坐動容復補蜀憲晋山東左參議護東兗而少宰黨亦不醒詆公老公時才六十不應老既再躓弗究而夙聞東越之風以道自樂天性孝友繼母王夫人嚴奉之無違色太守公捐舘公悉經紀之而教其三子若孫令選郎企仲成名觀察公有遺産取其瘠而推其腴於兩弟同胞妹早亾一女呱呱泣公命裴安人育之擇名家字之內行至純備也而赴義常若弗及

乙卯地震邑令殞群不逞之徒訌而公糾士擒首
事者殲焉邑恃以安歲祲輸粟助賑又為義倉贍
族人劉主事有才名卒而其妻任安人抱共姜之
節公白當道旌之且梓劉遺草傳焉祭酒王公㧑
筍中文為人所匿公力搜之編以行其不以生死
侵然諾如此文法西漢詩法漢魏盛唐書法章顏
所著有渭上稿續稿關中文獻志訂正通鑑前編
渭南志南氏族譜蓋優游林下二十年日以圖史
自娛而不問家人產神明之用不衰及聞太史解

館大喜賦遠期編命酒酣歌歌竟就榻若委蛻然
萬曆丁酉八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八十有一配裴
安人子四長學仲辛酉舉人懷慶府通判娶田氏
繼張氏次憲仲余甲戌舉者稾强知縣卒娶左參
議熈女繼牛員外恒女次師仲即太史檢討娶即
王祭酒維楨女繼左氏次仰仲邑諸生卒娶郭訓
導珠女繼東氏女子四娥適田守廕嫺未字亾媜
適指揮僉事孟辯孔兵部侍郎重子玶即所育亾
妹女適御史楊光訓封安人孫居益居恒居益舉

辛卯鄉試銘曰惟南稱望今關中傳士講座開其
宗太守觀察雙人龍左叅紹驤滋益豐玄䕫朱踝
海内從冠裳時論城南同迺公之學本越東博碩
以蕃才復雄有如玉匣流彩虹神物駭世亘難逢
身以大耋名德終為鄉祭酒開群蒙學者誦義無
無窮用不究年何悲翁古之君子奚必躬往往寄
之蘭蕙叢太史宛然乃父風石渠簪䕺雲霞重余
勒珉詞貢玄宮於千萬年齊華嵩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雲浦黄公神道

碑

鳴呼是一貫座主雲浦黄公墓公諱燈字元登嘉靖丁未進士官山東按察司副使壽八十有二蜀金川人自上世宋文節公庭堅居豫章三徙至此始徙曰庚七公生必高必高生封户部郎中林林生知開封府璿璿生斗斗生封慶陽知府誥卿慶陽公配朱恭人生公公多奇弱冠通易詩春秋取第授彰德府推官治鄭王獄有疆項稱入為户部郎初入時人擬且異選而徒得部者以忤分宜故

為郎又忤咸寧以不能狥其攘客兵餉為槖中裝故監兌江西道袁州有攫金者繩以法又分宜奴也還京遇分宜子于塗復不避以此叢諸怨既循資僉陜西事三年而猶用京察落職倅同州初公理彰為庚戌虜薄都城奏詔練郡兵其僉陜也駐花馬池增萬雉以禦虜搜故壘得戰車三百肆之復鑿井三百便戍守虜一入大殲之當事者知公不獨有文事有武備而竟以顧内郄莫登剡夫公不難以身抗權貴而世乃難以公抗權貴輕蜩失

候胡望于蒼隼哉在洞州嘗署蒲蒲治稍遷貳湖州府署武康歸安又治當世之還客盡不事事而公獨勤不靡取直於官下若此會毋喪歸不欲出慶陽公强而出補河間遂守慶陽成滿秩之封還山東按察司副使直治河過家復不行慶陽公曰人言黄家仕宦咸老二千石信乎蓋公曾祖璿伯祖其皆終典郡而慶陽不欲信是言也會總河遣人迎不得已之官治魚臺渠九十里費所估才什一而亟成撫臺翁公大器公而總河顧大忌以為

形已於是惟外艱而時宰之不知公者與忌者比而免公公聞之笑曰吾禄逮親矣何憾自是與人世絶躭中聖而間從交游論天下事雖片言鑿鑿中機窾蜀君子之善政事也所從来矣好養生祀玄元七十舉丈夫子八十而貌猶童也公理彰倅同貳湖守慶陽皆預選士而不佞一貫則公貳湖時所舉方撤簾遽聞奸不佞偕同門友拜于次逮不佞立朝而公歸蜀蜀去長安萬里徒從牋記起居神理相往来嗚呼不謂今玆而神理盡悲夫憶

不佞始計偕為嘉靖壬戌覩長安跬步非錢不行不狂飲不稱意氣交而余皆病之則自謂終此生不可官速不録於南宮不戚也其後流俗稍敗簠簋頗飭而作氣勢者有加士官斯世而欲以廉槩大節通行難矣余又見仕宦不得志者其墓文未嘗不譏時宰時宰不能重人生而重人死今之宰誰也寧不念天下上大夫有廉概大節如公而終沉淪老死不見用者乎余是以惴惴嘶退躬公已亥逝而子驥馳狀来又三年而余始獲表公誠有

所不忍也公配甘恭人與公同德同壽同葬而子師表為麗江府丞者恭人出次夢驥夢葵側室錢出夢弼側室王出驥廩生弼公七十時舉者公卒時有孫六人曾孫四人詳李宗伯誌中銘曰峻矣黄公家法洽覽六官之事悉任而敢不撓權嬖終焉壈坎擻以為親卷懷莫黍所舉作銘揭之後覽所徵在兹匪其私感

劉晉川少宰祖贈公墓碑

始與余讀書中秘者晉山陰王公沁水劉公王公

大拜劉公歷給事中為少宰少宰嘗秉鉞北門
上嘉其保釐功贈大父如少宰官大妣淑人既拜
寵靈將樹碑于隧而以文請余公諱得保字善固
世沁人曾大父浩初大父載父文住母趙氏生而
食貧力穡自給稍充去而賈行塩鐵江淮間與從
兄善復偕近三倍當分恣兄之所欲以百金讓喜
貸予不償亦不問曰人當寒時為生難此吾之所
嘗也一僕雖椎愚終不易嘗見羣童牛入屠市者
心動問直幾何而買之後孳十倍居益饒患徭不

休使其子賓椽椽無害既而冠帶拜堂下喜曰田舍翁得此快矣年六十不復游弟結社誦書時時群里中子評隲之又嘗言譏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天網不恢也聽者悚然邑程侯聞請為鄉祭酒辭曰吾起田更老于貫敢與邑主分庭益我盩不可又嘗語子弟曰吾入吳眼見華亭相公髫耳已決科已督學已據台鼎為三公公卿種安在盍奮諸是時少宰甫七歲以為奇口授之章句十四而游于黌喜曰亢宗在此惜吾不及見慎毋

驕至今少宰誦其言遘疾時二子方他出而少宰已約婚楊淋人顧曰即不起幸少須臾無死而需子來就嘉禮于公不食數日矣倏張目作聲曰吾輜回觀娶婦賓亦至矣悉如言而後卒人以為載德之效夫梗杞銳于雲霄番蔭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唯其本固故其蔭與沃久也如公者所為植劉氏本遠矣楊淋人者公配也純篤貞一慈仁樂施事繼姑竇雖勞不怨拮据鉅細率作而前終其身績紡不倦公生成化丙申卒嘉靖壬子享年七

十有七淋人生成化丁酉卒嘉靖丙寅享年九十長子賔稅課大使三錫封為户部員外郎浙江提學副使吏部右侍郎娶牛氏封恭人贈淑人實壽官娶韓氏孫三長即東星娶李氏封淋人次東銘侯門教讀兩娶王氏次東啟增廣生娶李氏曽孫男四公卒四十餘年而有令贈余詮次履迹勒之貞碈使邦人知素封之来與天道會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雷峰汪公墓碑

中丞汪公雷峰先生既葬鳳嶴之陽其孤謹矜幽事具無憾蓋八十載矣孫禮約紹揚祖烈夙夜孜孜於是又樹石于隧路屬余紀公之大以詔来者公諱玉字汝成汪國魯成公子食采邑也後遂為氏世居鄞之大雷山因自號雷峰封刑部公子材配吳宜人以成化辛丑舉公公生而穎敏沉毅十三補郡弟子員通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聖賢自期辛酉登賢書戊辰成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强執恭謹以其精志輔爰書而行絕不旁阿

時逆瑾專恣具獄稍逆指者輒中以法而獨不敢
中公尋轉員外郎陞湖廣僉臬備兵沅辰永順土
官恃富強侵保靖地權貴多為所餌至有為之左
右者公卒正以法先是永順持金貝賂公不行則
陰行刺手顫不能舉因歎曰神人也香爐山苗叛
公統湖貴二省兵討平之　上賜金幣嘗構書院
于沅之明山日聚生徒講誦士多興起已卯更巡
武黃會逆濠陷九江接壤黃州蘄藩掌城門鑰禁
不啟吏民豕駭公沿流入城命啟閉如常惟練兵

增埤為捍圍計黃梅故饒粟公曰此齎盜糧也取歸黃於是逆濠氣奪而境內寧戢矣故論禦寇功公為最然弗屑賂韋取容積勤六年薦剡不及直指毛伯温特疏公才節擢副臬備郴桂兵土賊王廷鑑為梗率民兵殲之竟不以功聞癸未以外艱去既免喪補臨清裁費省役孔道幾清丁亥陞山東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以邊備久弛疏請別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論罷尤不法者二人邊將有其者伺公衣羊裘以貂裘

進公亦不豁明年返之日已藉禦寒矣然未嘗一日服也其介廉若是畿内賊楊恭倡亂公以方略授叅將郝通折其首餘黨悉平　上嘉公功特賜金幣當是時　廟堂方嚮用公公亦極計所以慎固維之畫亾何病消渴再疏乞休不允竟不起矣時正德已丑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僅四十有九

上聞之嗟悼賜祭公姿儀奇偉性質剛毅生平學問得力于克已嘗有詩云過當貳處根猶在怒未遷時火始然三十年來都不是九泉無地起顏淵

慎交與所與游獨陽明先生令天永其年道德功
業何遽遜我先生亦云汪公當今顏子也所著有
二書粹義書經存疑錄撫纖奏稿雜記敝篋留稿
配陳氏封安人嘗戒子曰我死但志姓氏生卒不
可置辭婦人無善也稱兩賢矣公子長曰墀無後
次曰坦坦子即禮約大雅淹博為汪聞孫其辭曰
有偉喆人川嶽孕珍囫完元藏愷𡊮並臻遵質而
履淵塞胡夛執憲不回初服疇社誰盤世根道以
律伸誰奸皇度略與時存伐蘇剪蟊廓我天路大

府式規泰社永祚爾衡獨盱作衛奏膺夙夜究圖亶也碩儒　帝眷斯篤臣悃無愊中蹶脩途逝不返躅悼往若驚知命則寧涉聖有程作後范型碩人占吉令終克一有特斯表其明如日維日之崇姱儀與風無石不豐永曜幽宮

倪處士暨配節婦徐氏合葬碣

萬曆壬寅　皇太子正位東宮　詔天下表揚貞節凡民間守志孤嫠即不能盡舉而所在撫按官下有司類褒之以推廣　上恩于是里中倪處士

配徐氏與焉處士名鏞字天寧本右族善良為衆所推娶徐氏生男二長順卿次理卿處士卒時理卿在襁褓而家貧甚外侮日至孺人指天矢植孤艱辛萬狀力績紡為生計已授室鞠諸孫順卿生元佐元俊元傑元仁元化而理卿生元輔擇其儁者授以經元佐元輔相繼為邑庠生騤騤乎繁昌云蓋孺人以貞烈報所天而竟獲 表揚殊寵則天之報既渥矣處士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四十有九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

八十有三距處士五十餘載而殁殁又六載未葬
而順卿逝理卿獨涕泣營卜乆之或告曰清道鄉
王崗原君所自置田也是吉可葬理卿忻然從之
于今歲九月二十五日襄事焉蒐其永慰矣余廼
信世有砥節敦倫者雖微必章雖乆不泯盖如此
識其處曰是為明故倪處士天寧甫曁節婦徐氏
之墓